羣鶯亂飛

文·馮衞　畫·家裕

至少你們是相識的

「是的，已經過去的不談。顧先生的機構如何？」

「準備結束。」

「賺錢？」

「賺些錢。過了農曆年，我們要準備離開香港了。」

「農曆年快了。」

「我們總有會面的機會。」

沈蕙即與顧太道別了。

此後，郭亮與沈蕙仍是經常會面。她也漸漸歡喜他，有夜八點半她坐的士趕過海，抵一家食肆樓下，遇到大衞，他叫了聲「沈小姐」，她微微點頭，他又道：

「我也要上去。」

沈蕙不理，進大廈候電梯時，大衞忽然一個人來站在她的身旁道：

「等你上去！我搭下一次電梯。」

沈蕙不作聲，她登樓進食肆，郭亮來迎她入座，她飲茶時即把遇大衞告訴郭亮，他道：

「那有什麼問題？至少你們是相識的。」

「對！」她說。

「我也可能遇到熟人。」

「會遇到你太太的朋友嗎？」

「這是高等食肆，怕什麼？」

「我們今夜不要做愛。」

「聽你話。」

他們進膳時，沈蕙未遇大衞來，郭亮也不提的，飯後到的士高去。郭亮自己是坐的士到食肆的，後來他們跳上的士，沈蕙先送他，郭亮自己再過海。

明天上午，沈蕙接到楊蘭的電話：

「我們打一次牌吧！」

「將是農曆年了。」沈蕙說。

「還早呢！我請你吃年夜飯，歡迎帶任何男朋友來。」

「不會來的。你早日通知，我一定來，至于打麻將，若是在下星期日，我一定可以奉陪了。」

「你候我電話，大概沒問題。」

「好的。」

一小時後，蕙接到楊蘭電話，說已約好，沈蕙即通知郭亮，他道：

「星期六我飛曼谷。三四天後來。」

「公事？」她問。（二七八）

風言蜂語

倫綵

何以故？

九鐵拒絕公開予兩位前總監四百萬元離職金的理由。

因爲見不得光？

也是憾事

警方去年搗黃賭毒六萬餘次。

可惜並未因而收斂。

也需界定

工聯謂噪音損聽覺列職業病。

動輒爭吵者列作什麼？

開心

鴛鴦世界

文：殷僖樓主　圖：蕭威

二七八：靈機一動買金買馬

爲了正紅女明星若野，殷氏財團竟投大資本，起蓋一座片場，殷氏佔百分之五十一，作董事長，其百分之四十九，以殷氏名義，在日、台、港、美、南韓招股，南洋祖任了四九分之十九，另餘百分之廿，很快都賣出了，其中佐藤個人佔了一半，百分之十。

白少強電話中，未對江上青提起，原來連他也不知，甚至王友春也被岳父母瞞住了。

「你不知是爲了什麼？」江上青問若野，事實上若野眞的不知，但她說：「我知道殷廠長想自拆片場，不用時出租，每一個廿四時——即一日，租金大爲可觀。」這夜兩姊妹依然同床，明早江上青便飛台北了。

白少強第二天返香港，得知美金揚起，金子又大跌六十元，問了經紀，說前入之貨，跌前已出手了。他放了心，見日圓六六一機，覺得此中有問題——「這幾天，難道港元弱了？人民幣黑市回鄉潮以前，跌到八百兌一千港元。」白少強見到新台幣二七以上了，便打電話給江上青問：「你剛回去一天，市況如何？」

「美元小起，微不足道，美國爲了貿易，希望美元跌才好。依此地情況，第一是黃金，第二美鈔，第三日圓，第四港元。回鄉探親者，人人須過港，在此地動身不帶美鈔，帶港滙，香港取，而且人人過深圳過廣州，爲了兌人民幣返自己的省份去。」結果是江上青建議：「黃金越跌越買進——依我看，除夕前必更跌，二月九號開關，再看：…。」

白少強親自去到金子市場，他將夫婦贏馬的百多萬，全買了金，再爲公司買入不少。廿九日（一月）禮拜日跑馬，他一見晶報竟在先一天廿八「唐人初步提供」，將第二場的四號馬「及時而出」放在第一位！他靈機一動——「初次出賽，放在第一位？」

他當夜去買「孖T」，其他有研究，只這一個四號沒資料，便口對心說：「跑第三也入圍！每關五隻——十條，兩關二十條，一千元！我買雙倍，二千！小意思。」

江上青不在，他爲了以身作則，不入馬場。沒料到跑到第四場前，早已知孖T一百三十來萬，最難是第一關「一、四、十四」，全對，還可惜了買五隻一關！雙倍，中兩個百三十萬——不少了。立刻叫電話，告知了江上青！

東京的若野還大禮拜，電話請來男女八位影迷來家吃自助午餐。

四十年來家國

王方

二：當年匆匆離大陸

這位叫李英俠的老人，是退休的台灣國民黨中將師長，幾經轉折，才查到了當年留在老家的妻子的下落，也經過一番波折，才能從美國飛回北京去與她會面。四十年，這是一段不短的日子，他又怎能料到，當年匆匆離開大陸，連家屬也來不及携帶，或者說，他那時的地位，連家屬也無法携帶，就這樣分別了四十年。

他無法想像得到，妻子在這四十年是怎樣活過來的。在台灣的那段日子，李英俠一直有留意大陸方面的消息，可是，這些消息總令他半信半疑。半信，因爲在那些年月，共產黨的確做過不少出人意表的事情；半疑，他對國民黨的報紙，由內戰開始，就已經失去信心，因此，報上刊登出來的消息，可信程度就會大打折扣。

可是，在那些年代，國共嚴重對立，是你死我活的敵人，雖然戰爭早就結束，但共產黨的炮彈，仍然隔日地轟過金門來。那時李英俠就會帶領士兵駐守過金門。身爲國民黨的軍官，李英俠連想也不敢想，返回老家，與妻子見面，探問一下當年父母的狀況。他自己今年已經六十二歲。當年離家時，兩位老人家已經五十過外，現在當然絕少可能尚在人間，但他們作爲國民黨軍官的父母，又是如何生活，如何度過最後時刻的呢？

城市之光

匡成

花債（二）

李奉華道：「玉，怎麼了？你想買不成？」

吳碧玉點頭道：「我媽歡喜蟹爪，我想買一盤。」

「我付錢，你自己選。」

「不，你和他相熟，由他選取豈不更好。」吳碧玉說。

李奉華告訴洪叔，自己想買一盤。洪叔左挑右選，挑了一盤，他說：「蟹爪是我自己發的，保証開得好。」

然後，說出價錢，顯然比售給他人便宜了一些。

吳碧玉帶回家，吳老太一見便道：「這蟹爪很靚，誰人揀的？」

吳碧玉向李奉華一指道：「是他識那賣花的人。」

「太好了，花開富貴，如果這花開得好，就象徵過年後會好景。」吳太太說。

「我還會行桃花運呢！」吳碧玉打趣地說。

本來說過就算的了，却不料那一盤蟹爪，大年初一就盛開，之後，一天比一天燦爛。吳太太可開心了。她估計這一年，一定一切順景。

也許是湊巧罷，吳家這一年，眞是一切順利，正財橫財滾滾來，連到李奉華也收入豐盛起來，他向吳家一求親，立即成事。

轉眼又是一年過去了，到了年尾，吳老太就記着去年李奉華買花的事了。

短篇小說

夏洛桑

「有車階級」（五）

幾天，畢儀說，想帶她爸爸、媽媽去山頂喝喝茶。女婿成了「有車階級」，總不能虧待岳父岳母呀！

再過幾天，有一個親戚要到外國去，也要勞煩他送一送到機場去。

再過幾天，有同事要結婚，及希望借他的車子去做姐妹車。……

李凱年不是做白牌生意的，但他的車子實際上已成了蝕本的白牌車。對這些親朋戚友的要求，他怎樣去推辭呢？——唉，我這個倒霉的「有車階級」！

李凱年的車子剛買不久，發生了世界性的「能源危機」，汽油起了價，每加侖加幾毛錢，不少人都在賣車了。

樓下的小巷並非私家地方，於是有人來爭那個免費車位。李凱年的車子被劃花、被放氣，有一次兩個輪胎更被刺破，使他不能不換新輪胎，也破了財。

從此，他只好輩子去路街邊，有時候，找一個車位要花半個多鐘頭，更要命的是，有一次樓下拋下重物，把車頂碰凹了，只好入廠去修理。還有一次，撞了車，是被撞，右邊的車尾燈給撞得稀巴爛，又得入廠。

在新界供樓的事李凱年也打探過了，但樓價已不太便宜，而且利息又加了，雖是分期付欵，每個月也得供五、六千元，是個不經的負担。現在多養一輛車，經濟已不大寬裕，甚至想到了賣車。但老趙說：「你要想淸楚呀，數多只能拿到兩三萬元。」

「唉——」李凱年只能嘆氣。

「香港人多，車多、路窄，你必要實在不應該買車。我們做司機的，這一點最淸楚。」老趙說：「港府不也叫人們少用私家車，多用公共車輛，地下鐵路建成火車電氣化，交通已經比過去改善了，何必自己搵苦來辛呢？」

美蘇諜影

東尼亞

二七八：準備乘內陸機

「你說得對，」伊蓮娜附和道，「的確，越危險的地方往往越安全，這是因爲敵方容易爲此產生麻痺大意的緣故。」

「分析得有道理，」亨利讚賞她，「我們可以馬上動身往華盛頓，……」

「這麼急？」安東洛夫又打岔了，「在這裡只是歇歇脚而已，是否太急了？」

「這是命！」亨利把臉一沉，「我們是來工作的，不是來旅遊的！」

「怎樣去法？」伊蓮娜馬上問，「我的意思是，採用什麼樣的交通工具？」

「坐內陸機，」亨利不假思索就答，「到機場去買機票，十分方便。」

「不需要預先訂票嗎？」安東洛夫好奇地問，「因爲我担心即時買不到機票。」

他在爲自己的無知解釋。

「預先訂票我担心容易洩秘，」亨利解釋道，「匆匆買票上機，對方來不及細查，這是一個保險的做法；如果即時買不到直達的飛機票，可以買轉折的機票，即從別的城市再轉往華盛頓，航綫十分多，不愁買不到轉折的機票的，這，你們可以放心的。同時，一切假証件我都事前準好了，你們也不必担心。」

「您不但是我們的好指揮，也是好管家，」伊蓮娜恭維道，「我們怎能不放心？」

亨利只是淡然一笑，並不說什麼了。

三代名花

辛海

一五一：搭的士到墳場

跟劉翠阿姨相處得好，吃過中飯，已是下午兩點鐘，她再聽一次劉翠的唱片，覺得她的平喉唱男聲雖剛勁，却洩露女性的柔婉。她斜睨劉翠在陪客人聆聽時，比客人更入神，她像在咀嚼一枚橄欖……

告辭時已是下午兩點三刻。

走在薄扶林馬路上，她想着——此時，我該去什麼地方？時間還早嘛。

身邊停下一輛的士，一個洋婦人付錢給司機後，開門走下車。幸霞箭步趨前，鑽進車後廂，關門。

司機問去什麼地方？

「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她說。

十五分鐘過些，的士已把她帶到一個山坡上下都是石碑墳墓的石牌坊門口，停下。司機告訴她已到目的地，她照錶上價錢付鈔。走在斜坡路上，抬頭——

作爲墳場，這地方的前後左右，都豎起幢幢新建的住宅大厦，也有學校，再也不是什麼山野荒壤了！對，連那些一排排梯級或墳地，也密密麻麻擠滿石碑墳地。

自說自話——幸霞，你知道花影湘的墳墓在什麼地方嗎？偌大一個山坡墳場，石碑如林，你就一個一個地找尋嗎？這樣尋尋覓覓，怕找通宵也不找到！

帶着茫然，她打算走下斜坡路，去香港仔這著名的外國人遊覽區看看。一個穿米色獵裝、頭髮花白的老漢自上至下向她走來……

奇怪在什麼地方見過？很快搜索到印象，老漢已走到面前，他揮揮手，說：「幸小姐！」

「高老伯！」她的話順口而出。

「你來——！」老漢由頭至脚打量她。

「一時靈機觸動，喚的士載我來。」她笑笑。

「來墳場——」

「找花影湘的墳墓！」她說。

「你找她的墳墓？」老漢雙眼閃亮。她點點頭：「我這次來寫劇本，主要角色就是花影湘小姐！我要多找資料。」

「所以連她的墳墓也要看看？」老漢說。

文囉嚤

現代江湖奇俠之九　田長歌

二七七：喜歡歌頌

王彼德曰：「我哋乃係成年人，成年人當然會有性事房事，而你冇，我又冇，兩個冇可以變成大家有，幾好。」

安娜曰：「總之你唔使諗，我不會應承你，我喜歡自然而然。」

王彼德曰：「又得啫，我哋幾時可以自然而然呢？」

安娜曰：「唔知嘯，你同阿文唔同，你一開始，就牛咁眼，想吞了人落肚，阿文就斯文好多。」

王彼德曰：「你一味讚阿文，眞令我妒忌。」

安娜曰：「我講事實，我份人，是不鍾意人哋一見我，就諗到上床。」

王彼德曰：「但天生你令人一見就想到床，有乜法子？」

安娜曰：「乜你初識我之時，就諗到上床乎？」

王彼德曰：「然，的確係咁，你對眼十分勾魂，令男人心思思。」

除非自認醜八怪，世上每一個女人，都喜聽人讚。

安娜夠靚夠正，當然喜歡歌頌。

王彼德讚佢一輪，娜有些飄飄然。不過聽慣人哋讚，乃曰個個都咁講喇，講到自己亦不信自己。

王彼德曰：「所以。個個讚你，我不讚你，又點得，容乜易界人了去！」

安娜曰：「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彼德，果你一追我就搞掂，亦唔馨香，也以爲我好易追到手者耶？」

王彼德曰：「就是因爲你不易追，所以我要同你講古仔。」

安娜曰：「講古講得太過份無謂喇。」

王彼德曰：「安娜，你以爲我咁樣追你，好正常。」

安娜曰：「你講埋D不三不四嘢，重話正常？」

王彼德曰：「安娜，我哋已經不是十八廿二追下停下，相思一下，我哋已經冇這種時間浪費唔起，時間就是金錢，所以我簡單直接追你。」

天涯俠客無刀

端木翊斐·文　秋風·圖

廿九：踏遍江湖

余顧南依言收刀退後兩步，冷冷道：「少爺不怕你能飛上天去！」魯揚武邊喘大氣，邊舉起槍來，將槍尖對着自己的心窩，雙手不斷發抖，槍尖離心窩三寸便再也刺不進去。

「如何？突然又沒種了麼？」

魯揚武突然自喉底道出一句話來：「操你娘的！」短槍一翻，又向余顧南桼去！余顧南早料到他有此一着，待短槍近身，左手才倏地翻上，五指一緊，握住槍杆，右手賣刀一劈，魯揚武一條左臂登時落地！

魯揚武聲音似哭，嘶聲叫道：「余顧南余老爺，我求你大發慈悲，一刀殺了我吧！魯某下生再不敢作惡了！」余顧南心腸一軟，踏前一步，再一刀便將他殺死。想不到魯揚武平日似個硬漢，一臨死亡，便這般膿包！

魯揚武死後，回頭望去，「開碑手」駱家駿一身橫練功夫雖然厲害，但對方一柄長劍使得十分靈活，以柔制剛，甚是成功，駱家駿只佔了上風；另外三人對方武功更强，雲彩玉與友以兩戰一，仍只堪堪鬥了個平手。

余顧南踏前問道：「那一位是『西霸王』楚梁？」

雲彩玉道：「此人便是楚梁呢！」那楚梁使一把九環金刀，施展時金環碰着刀脊，發出一連串之奪魂懾魄之聲。余顧南道：「兩位且休息片刻，待在下來會會他！」適才他殺魯揚武的情景，都落在雲彩玉眼中，知他之能，聞言即收劍，改與駱家駿並肩作戰。

楚梁一見余顧南便怒從心底起，罵道：「臭小子，今夜若非你，又怎會弄至此一田地！」

余顧南哈哈笑道：「某正想殺你爲民除害！」雲彩玉一退，他實刀立即塡上空隙，將對方罩住。那楚梁果然不是省油燈，九環金刀力雄勢猛，與余顧南互爭先機。三十招過後，余顧南已摸到其刀法變化，便展開猛烈的反攻。（八六〇）

人體缺氧

一般分爲四種類型　後果嚴重危及生命

生理淺談

通天曉先生：

最近有位外籍女士因某種原因引起腦缺氧而導致死亡。這件不幸事件的主因是缺氧，請先生就這方面的知識作些介紹，使我增長些見識。

楊志松

楊志松先生：

氧氣是維持正常生命所必需的，人體從外界攝取氧氣是通過呼吸來完成，故呼吸被稱爲「生命的呼吸」。人體何時停止了呼吸，即意味着生命本身的完結。

我們吸入的空氣主要含有約百分之廿一的氧氣和約佔百分之七十八的氮氣，二氧化碳的含量約爲百分之零點零三，還有很少量的氫、氦和氬，以及含量不等的水蒸氣。

人體組織不能充份獲得氧氣或利用氧氣，稱爲缺氧。身體進行氧的代謝要有下面的四個基本環節：肺通氣換氣、血液帶氧、血循環運輸、組織利用。上述四個環節如出現障礙，可形成四種類型的缺氧：

外呼吸性缺氧：由於外界環境氧氣供給不足或呼吸功能障礙引起。例如在高山高原處或深而通風不良處或深而通風不良的地下處，空氣中所含氧量不足；又如處於密閉環境中，空氣中氧逐漸消耗而不足。你來信所述的不幸事件多數應屬此類情況；呼吸道不通暢、呼吸運動受抑制或呼吸器官發生病變，均可導致缺氧。

血液性缺氧：由於紅血球含血紅蛋白量減少或其質量改變，以致携帶氧氣量減少而引起缺氧。例如貧血、一氧化碳中毒、化工原料中毒等。

循環性缺氧：在休克、心力衰竭或心跳驟停時，血流緩慢，血流量減少，在單位時間內組織的氧氣供給減少。

組織性缺氧：某些毒物抑制了細胞內呼吸酶，以致組織不能充分利用氧，使生物氧化過程中斷，引起缺氧。

缺氧對人體產生各種不良的影響，其中以中樞神經系統首當其衝。

人體的神經系統高級部位對缺氧最敏感，也就是說，中樞神經系統，尤其是大腦對缺氧的耐受性最低，一般來說，當缺氧持續超過三分鐘，腦部細胞就出現不可修復的破壞。資料顯示，個體發育水平越低，對缺氧的耐受性越高。

就人類來說，胎兒及新生兒出生第一天能在無氧條件下生存卅四分鐘；而生後十六至十八天則和成人一樣，只能在無氧條件下生存三至五分鐘。

機體的代謝率升高，氧耗量增加，對缺氧的耐受力則降低。反之，低溫麻醉或降低腦的溫度，組織代謝率和耗氧量均減低，機體對缺氧的耐受力可以提高。

如事先進行適應性鍛煉，加强機體各系統的代償功能，可提高機體對缺氧的耐受性。（蜺、新九〇三六〇）

街坊服務

·通天曉主辦·

夏衣保藏三要訣

時期天氣與場所

日常須知

黃太：

夏季過後，所有夏衣都得收藏起來。衣服在收藏前，必須先在陽光下曝晒，如欲收到實際的效果，須注意下面三個條件：

（一）時期——晒衣物的最好時期，就是自十一月起至三月止這一段期間。因爲這時期是害蟲的冬眠時間，空氣也最乾燥，所以是晒衣的最好期。如在梅雨期受濕，或生了霉，在七、八月的三伏天，便須再晒一次。平時可在七月和一、二月各晒一次。如一年晒一次時，則以十一月至三月爲最佳。

（二）天氣——須在接連出太陽三天之後的好太陽日子，從午前九時至午後三時爲空氣最乾燥的時間，四時以後，空氣濕度漸大，最遲在四時以前便須收了。

（三）場所——能直接用陽光晒的東西，固然在陽光下曝晒，不能晒的，便掛在通風的地方，如衣服太多，不必一天全晒，分數天晒好了。

在裝入箱子之前，先把箱內鋪的報紙取出，用乾布裏外揩過一遍，再放在通風的地方，使它乾燥，除非是不怕太陽晒走樣的箱子，才可放在日光下曝晒，等箱子乾了以後，先用刷子刷過，把所有灰塵和害蟲的蛋殺死。接着再用乾布拭過，然後用新的紙張鋪上，才將衣服放在裏面。如是毛織品，最易生蟲，宜放在膠布袋中，並在袋中放樟腦丸，然後放在箱內或衣櫥內，密封保存。箱子應放在太陽晒不着的乾燥的地方，下面用木枕著，以免濕氣侵襲。

食衣服的蟲，爲衣蛾、小衣蛾、毛仙蛾、類圓蟲、蛀蟲等。這些害蟲，從卵變成幼蟲，然後變成蟲而飛，再產卵。食害衣服，是在幼蟲時代，一年之中，隨時爲害。最甚者爲四月至十一月。食棉織品和絲織品者爲蛀蟲，這種蟲是銀白色，一晒即死。食人造絲的是油蟲。防蟲劑有幾種，普通用樟腦餅即可。衣服放在箱內以後，放入防蟲劑，把箱子密封起來就得了。不過，樟腦自然會變成瓦斯體而蒸發的，打開箱時就要檢查一下，如已蒸發，應隨時補充。

同時要注意夏衣洗後，不要用漿水，因爲漿過的衣服放在槓箱裏，最易引起蛀蟲的侵蝕，而至蔓延其他衣物。（夏知、新九〇三五九）

舒伯特重要作品「未完成」交響曲

因何擱筆至今仍成謎

樂韻悠揚

通天曉先生：

舒伯特的交響曲中，有一首「未完成」交響曲很著名，但不知道爲什麼叫做「未完成」，煩請先生簡單介紹。

古典樂迷

古典樂迷先生：

奧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生於一七九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死於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終年只有三十一歲。他一生之中寫有九首交響曲，但有一首「史坦」交響曲已經散失，另一首就是這首B小調第八交響曲「未完成」，實際上完整的只有七首而已。

舒伯特創作「未完成」交響曲時，年僅二十五歲，當時雖然很窮困，但健康情況仍然良好。他寫了第一與第二樂章，第三樂章只寫了開頭幾個小節就擱置了，至死也沒有將曲子寫完，什麼原因呢？到目前爲止仍然不得而知。據我猜測，也許是由於生活艱難，需要趕寫其他的作品，一放下思路就斷了，沒有靈感也就很難提筆寫下去。但有一點值得留意，當時舒伯特被聘請爲格拉茲市音樂協會的榮譽會員，他爲答謝該協會的美意，準備寫這首交響曲題獻給他們，但曲譜並沒有完成，奇怪的是，舒伯特竟將這首沒有完成的作品送給理事會長安塞姆，會長收下後，也就放在書櫥中，沒有人理會。

舒伯特死後三十二年的冬天，維也納交響樂團的指揮赫伯克，在安塞姆處找出這首湮沒了三十七、八年的傑作。在今天，此曲與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一樣，是被人們演奏次數最多的作品。

此曲由兩個樂章組成，第一樂章是中庸的快板，以奏鳴曲式寫成，在這段中，音樂好像是一段綺麗而又悽惘的夢幻，聽後使人難於忘懷；第二樂章是流暢的行板，亦以奏鳴曲式寫成，在這一樂章中，樂曲充滿了馥郁的浪漫情趣，令人陶醉不已。（迅林、新九〇三二五）

朱元璋詩作

氣勢雄偉具有帝王抱負

詩詞歌賦

燕永南先生：

明太祖朱元璋作詩不多，但詩歌大多氣魄雄偉，有帝王抱負。

朱元璋少時，家境十分貧窮，到處流浪。有一次天黑，他找不到睡覺的地方，找來找去，找到一個大石臼，把它當床蜷在臼裏睡覺。石臼是農家用來舂米用的石器，中間的凹洞只能容一雙曲起的腿。朱元璋蜷在臼內睡來睡去睡不着，兩腿不能伸直，全身疲痛，很不舒服。半夜時分，他仰首觀天，感觸良深，順口吟了一首詩：

「天作羅帳地作毡，明月星辰伴我眠；經夜不敢長伸腿，恐怕踢倒山河門。」

詩歌的口氣很大，頗有帝王之氣魄。

後來朱元璋起義抗元，與另一支義軍首領陳友諒爭奪天下。在兩軍對抗之間隙，朱元璋會數度便服出巡。有一次，他到金山寺，老僧人見他器宇不凡，上前請教姓名，朱元璋不願說，向僧人要了筆墨，在牆上題了一首詩，道：

「殺盡江南百萬兵，腰中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主，何必曉曉問姓名！」

老和尚看了這首詩，猜測對方是朱元璋，但當時朱陳對壘，未定勝負，老和尚假裝不識朱元璋，不露聲色。等朱元璋走後，老和尚想前思後，認爲保留這首詩，萬一陳友諒打過來，恐有殺身之禍，所以令小和尚將牆上的詩句刮去。

後來，朱元璋戰勝了陳友諒，在南京登基。有一天，他忽然想起題在金山寺的那首詩，便命人去看。看的人回報，牆壁上沒有詩句，朱元璋大怒，下詔把金山寺的和尚都抓來。朱元璋怒氣沖沖地問道：「是誰把我的詩句擦掉？」

一個小和尚向前爬一步，奏曰：「陛下之詩是大師拭去的，家師已經圓寂了。圓寂之前，家師算定陛下今日必定追究詩句下落，特地吟詩一首，命小僧面奏天子。」朱元璋臉色稍霽，道：「奏來！」小和尚叩了個頭，奏曰：

「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猶恐鬼神愁；忙將法水輕輕洗，猶有毫光衝斗牛。」

朱元璋聽了龍心大悅，把一干和尚放了。幸好老和尚死前想得週到，使金山寺免遭災難。（古月、新九〇三六四）

魚兒浮沉海中　有助消化促進生長

動物世界

通天曉先生：

大海很深，但是魚類生活其中或浮或沉。這種時而水底，時而水面的道理何在呢？

何力津

何力津先生：

棲息在江河湖海中的動物一般具有這樣的特點：牠們白天潛入溫度較低的水底，晚上則向較爲溫暖的水面遷徙，長期以來，生物學界都把這種垂直移動看作是動物調節體溫的重要手段，最近，美國猶他州立大學的W·A·烏諾巴甫博士却發現，上述活動還具有幫助消化、促進生長的作用。

烏諾巴甫博士選擇猶他州深達六十米的比阿湖作爲實驗基地，細心觀察棲居湖內的小杜父魚的生活習性。由於比阿湖水夏季的溫差很大，水面高達二十度，水底僅四至五度。所以，這些杜父魚總是很有規律地白天潛入湖底覓食，傍晚浮到靠近湖面的水域憩息。經過一夜的消化後，於次日黎明再度潛入深水覓食。

烏諾巴甫把一條餵得飽飽的杜父魚置於實驗室的水缸內，同時把水溫調至五度左右。結果發現，這條魚消化食物需要整整五十小時，而轉換到十五度的溫水中後只需七點五小時。

因此，如果讓一組魚生活在水溫固定爲五度的水缸裏，另一組魚生活在水溫變化較大的自然環境裏，前者的成長速度將比後者慢三分之二左右。烏諾巴甫博士認爲：變溫脊椎動物大多有覓食後移居溫暖場所的習性，其他變溫動物也可能有同樣現象。

中國古代形容女人之美爲「沉魚」，意思是魚兒怕羞得沉到水底去了。這是藝術的想像，但實際生活還是要靠科學來論證。（唐寧、新九〇二七〇）

煤層自燃一片火海

「火焰山」名副其實

錦繡山川

李琳琳小姐：

吐魯番盆地北倚白雪皚皚的天山博格達峰，南接荒瘠不毛的庫魯克塔格山，面前是七十里開闊的戈壁灘。人們常說，吐魯番盆地是個火爐，這話一點不假。中外聞名的火焰山就座落在這裡。那重巒疊嶂的山形和赭色的砂岩，在烈日的映照下，紅光灼灼，猶如熊熊燃燒的大火。我國古典小說「西遊記」的作者把火焰山描寫成「山上山下烈火熊熊，一片火海」，倒是很富有想像力的。「西遊記」裡講，這座山是老君八卦爐中的一塊磚頭，被孫悟空一脚蹬在地上變來的。後來唐僧一行由長安出發西行取經，路經火焰山，衹見那裡「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若進得山，就是銅腦蓋，鐵身軀，也要化成灰哩」。

火焰山在維吾爾語裡叫土孜塔格。「土孜」是「紅」的意思，「塔格」是「山」，所以，火焰山又叫「紅山」。它位於吐魯番盆地的中部，東西長約一百公里，南北寬約十公里，是天山山脈博格達山以南的低丘，海拔高度一般在五百米左右。由於盆地平原區大部份低於海平面，火焰山拔地而起，因此給人以巍峨峻峭、雄偉壯觀之感。

在維吾爾族中關於火焰山流傳着這樣一個傳說，相傳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山有一條惡龍專吃童男童女，後來，惡龍被一個叫哈喇和卓的殺於七角井，惡龍受傷以後，沿山旋轉，血染山頭，結果此山變成了紅色。

還有的說，這裡天氣炎熱，山體又是紅色，山上寸草不生，在烈日照射下，猶如熊熊烈焰，因此得名火焰山。

神話傳說畢竟不是事實，「火焰山」一名的由來之說也未必正確。因此誰也沒有想到，歷史上的火焰山還眞曾是一片火海哩。原來，在構成火焰山的地層中含有煤層。煤層厚十一點二五米，以亮煤爲主，這些煤層發生自燃，近地表較厚的煤層已經自燃殆盡，如今還可見一些殘存下的紫紅色的燒結層。煤層自燃，在新疆習以爲常，到處可見，目前在奇台一帶，仍可見到煤層自燃的奇觀：一到夜晚，煤層自燃的地方，有如萬家燈火，十分壯觀。因此，說當時的火焰山烈火熊熊，一片火海，是可以想像的。

說火焰山曾是一片火海，倒令人想起唐代著名邊塞詩人岑參寫的一首「經火山」詩：「火山今始見，突兀蒲昌東。赤焰燒虜雲，炎氣蒸塞空。不知陰陽炭，何獨燃此中。我來嚴冬時，山下多炎風。人馬盡汗流，孰知造化功。」

他說，我第一次見到的火焰山，它突兀在蒲昌（即高昌）的東面，紅色的火焰燒着天空中的雲彩，炎熱的水汽蒸騰在邊疆的上空，不知爲什麼這裡的煤炭偏偏在山中燃燒？我嚴冬季節來到這裡，山下熱風習習，人馬汗流浹背，誰知這是自然界的什麼作用呢？

看來，火焰山由於山中煤層的自燃而得名頗有道理。當然，火焰山中的煤層爲何會發生自燃，我們的古人是不知道的。因而詩人岑參才提出「不知陰陽炭，何獨燃此中」的問題。

岑參當年的問題今天得到了科學的解釋。原來火焰山中那些近地表的煤層，在通風不良的環境中，時刻在進行着氧化。吐魯番盆地炎熱的氣候，加快了煤的氧化，氧化產生的高熱使煤層溫度逐步升高，當達到煤的着火點的時候，就自發地發火燃燒了。

火焰山煤層的自發燃燒，無疑使那裡形成了一片火海，難怪詩人岑參在另一首「火山雲歌送別」的詩中留下這樣的詩句：「火雲滿山凝未開，飛鳥千里不敢來。」

一千多年過來了，火焰山中燃燒的煤層早已熄滅。不過，這裡紅色的山岩伴着酷熱，好像當年鐵扇公主煽起的大火焰餘燼未消，仍在爲這一片熱海增溫加熱。（宏達、新九〇三一二）

火焰山至今仍紅光灼灼。

收發室

收函：阿光

刊覆：古典樂迷　李琳琳　黃太　燕永南　何力津　楊志松